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二十八回 因貪功二人墜翻板 為拿賊獨自受鏢傷

且說展、蔣二人將到屏風門外，往廳房上一看，見白菊花往裡面跑。二護衛心在白菊花的身上，那裡想得到門內有埋伏，只顧往裡一跑，兩邊的繩子，往起一兜，二位就往前一栽。幸虧展爺將刀順手一劃，繩子全斷，兩旁拉繩的家人，一齊跌倒，蔣展二位縱起身來。蔣爺說：「好賊人，中了你們的圈套了。」此時，白菊花早又出了廳房，抽出一隻鏢來，對著展爺打來，早被展爺躲過。白菊花這一鏢沒打著，只好又趕奔前來動手，走了三五個回合，轉身就跑，直奔廳房。展爺怕一進廳房的時節，門坎又有兜腿繩子。到了房門之外，蔣爺探頭瞧了一瞧，裡面連一個人也沒有，忽見白菊花正從暖閣那裡，往後一轉。二人趕到暖閣東邊，往後一看，後邊還有一個後門。此時白菊花已經出後門去了。二人也往後門一躡。豈知門內是一塊翻板。二人要是一前一後，也不至於一齊落下，皆因二人一齊縱身，一齊落腳，就聽見「嘯」的一聲，那地板就翻轉去了。展、蔣二人往下沉，也不知准夠多深，撒手把兵刃一扔，雙手一攏膝蓋，用腰找地。焉知曉「撲咚」一聲，將身子沉入水中去了，展爺嚇了一跳，隨著就喝了兩口水。蔣爺一見是水，這可到了姥姥家了，歡喜非常。先往上一翻，就把展爺衣襟往上一提，展爺自從喝了兩口水，只覺得暈頭轉向，叫蔣爺一揪，緩了緩氣，就聽見上邊，「噹啷」的一聲，柳旺家人們搬過石塊，就把那翻板一壓。裡邊人，就是肋生雙翅，也飛不出去。別看蔣四爺只管會水，這所在實係利害，他手提著展爺腰帶，自己用著踏水法，在這井桶之中，黑暗暗什麼也看不見，只可伸手去摸，摸著了井壁，周圍一轉。地方倒很寬闊，水約有一丈多深。再往上看，雖然看不見，估摸著約有數丈有餘。再摸這井壁子，溜滑如鏡面一樣，縱然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飛不上去，摸來摸去，忽聽見有流水的聲音。原來這井桶子，不是由地下冒上來的地泉，是由飄沿湖借進來的湖水。由飄沿湖挖出一股地道，約夠八尺多寬，上頭俱拿石頭砌好，如同地溝相似，到井桶子這裡，只留了六寸寬一個縫兒，就是會水的，掉將下去，偏著身子也不用打算出去。這還怕不牢靠，又打了一扇銅蒙子，都是大指粗的銅條，把它擰出燈籠錦來，預先就砌在這縫兒裡頭。一者為擋人，二則也免得湖裡漂來東西，連大魚全都擋住。柳旺起的名兒，叫翻板水牢。你想柳旺要這所在何用？皆因他年輕時坐地分贓的時候，製造此物。他也明明知道，所做的事情犯王法，怕的是哪時萬一事情敗露，有人拿他。若不是人家對手之時，他好把人帶到翻板水牢。如像追他甚緊，他還有借水逃命的所在，可也沒用著一回。可巧如今晏飛一來，他附耳低言告訴他的就是這個主意。蔣爺摸來摸去，摸到這個借水的地方了，不但窄狹，並且還銅蒙子擋著。南俠說：「四哥，事到如今，你不必顧我了，你自己若能出去，早離險地罷！」蔣爺說：「大弟，你看這樣一個所在，如何出得去呢？就是出得去，也沒有一個人走之理，這個柳旺，可實在人面獸心！你我在此，也不知外面之事怎麼樣了。咱們這可稱得是坐井觀天了。」展爺說：「四哥，你但能要出得去，你可就出去，別拘泥著我一人。」蔣爺說：「咱們生在一處生，死在一處死。出去的法子，我是一點也沒有，就這麼一點盼望！」展爺問：「什麼盼望？」蔣爺說：「就盼望總鎮大人馮振剛，能把白菊花拿住，還得把柳旺拿住，進來滿處一找咱們，或者他們家人說了，或者各處找尋，無心間蹬到翻板上，再掉下一個來，那可有出去的機會了。倘若晏飛與總鎮一交手，再把總鎮引到這裡，總鎮一貪功，照樣掉下來，那可又多一個該死在一處的了。事到如今，也不用打算，只可就是憑命由天了。」展爺、蔣爺在水牢之中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白菊花將蔣、展二位帶到翻板水牢之處，在外面看著他二人中計，墜落下去，叫家人用石頭壓住，自己轉身出來。柳旺在那裡叫道：「賢弟怎麼樣了？」回說：「他們已然墜落下來，兄長可曾看見那些人都到了沒有？」柳旺說：「他們把咱們周圍的牆壁俱都圍滿了。賢弟你要逃走，我這裡單有一股水道，你自可借水而逃。」白菊花說：「不行，我若借水道而走，他們豈肯與你善罷干休？我與兄長惹的這個禍患，可不小。水牢裡是兩個護衛，外面還有總鎮，那總鎮倒不放兄弟眼裡，無奈一件：我若走了，就給哥哥留下禍患了。依我說，不如丟舍這份家私，你我逃走了罷。你我弟兄走在哪裡，到處為家。」二人正在議論之間，就見馮淵由外面進來，罵說：「好賊人，你們全是一類的東西。總鎮大人，快拿賊罷，他們這裡議論要跑。」那總鎮馮大人一聽，手提單鞭，大喊一聲闖入院內，大家全撞一處。柳旺的家人，早在旁邊拿著一條花槍交給柳旺。馮淵往外一跑，說：「我去叫人去了。」白菊花說：「哥哥先走。」柳旺衝著總鎮，就是一槍，總鎮用鞭一磕，「當」的一聲，柳旺險些撒手。晏飛早由馮振剛左邊躡過來了，總鎮一追，「撲哧」一毒藥鏢，正中肩頭。「撲咚」一聲摔倒在地。要問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